

## “从一而终”的悲剧美 ——电影《霸王别姬》京剧名旦之美学分析

洪建云, 尹 红

(中国矿业大学南湖校区, 江苏 徐州 221008)

**[摘要]**文章通过对《霸王别姬》中京剧名旦程蝶衣人生历程的分析来透视其“从一而终”的悲剧美及整部电影反映的审美观点,从而启发人们“悲剧”是美的,造成“悲剧”的过程更具刻骨铭心之壮美,要用全面的眼光去审美,去反思现实生活。

**[关键词]**“从一而终”; 悲剧美; 霸王别姬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45(2008)05-0099-02

霸王别姬,是英雄末路的无悔选择,是“从一而终”的坚贞爱情,然而它却是一部历史的悲剧。悲剧属于美学的范畴,在美学世界里,它不再是“可怜”、“可悲”的代名词,它具有更为深刻的意义。电影《霸王别姬》所折射的“从一而终”是主人公坚定的信仰、忠贞的精神之使然,具有强烈的震撼力。

### 一、悲剧美

悲剧,是崇高的美学艺术形式,它不是世俗生活中人们说的“可悲”、“不幸”与“凄惨”,它具有非常严肃而崇高的深刻意蕴。

悲剧理论的开山鼻祖亚里士多德说:“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摹仿的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的美学思想。“悲剧是描写比现实中更美的同时又是‘与我们相似’的人物,通过他们的毁灭引起观众的悲悯和畏惧,并从积极方面给人以净化作用。”悲剧的美学理论认为,悲剧的对象一定是正面人物、美好人物、典型人物,而且是基于他们的死亡或毁灭,因而悲剧的题材一定是严肃的、崇高的、完整而又有一定长度的,悲剧的美学效果一定是积极的,即通过美好人物的死亡或毁灭净化人的灵魂,引起人强烈的伦理态度,给人以强烈的道德震撼。“那种正义事业进步力量遭受摧残和失败,甚至毁灭的悲壮结局,往往给人以深刻的道德感化和教育。”

马克思主义对美学悲剧的定义认为“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往往就是悲剧的原因。

### 二、电影《霸王别姬》的悲剧美

电影《霸王别姬》与京剧“霸王别姬”有着内在的一致性:电影名为《霸王别姬》而其内容是以京剧艺术“霸王别姬”为主线,可体现为双重的“悲剧美”。

美学悲剧,最为直接的认识对象是戏剧艺术悲剧,审视戏剧艺术悲剧习惯上依据悲剧表达内容的不同特点而分为三种形式,即命运的悲剧、性格的悲剧和社会的悲剧。电影《霸王别姬》里,不仅仅表达的是京剧“霸王别姬”的悲,更多地是通过此来表达电影中的主人公的命运、性格以及其背后的大环境之悲。

电影《霸王别姬》突出反映不同的社会背景对人性的改变、塑

造,里面人物命运的发展变化以主人公程蝶衣最为完整。性格的悲剧是由于主人公性格弱点、过失造成的不幸结局,往往反映的是一个组织内部的伦理矛盾冲突,常常给人带来道德的思考和情感的触动。《霸王别姬》中主人公性格的形成与其人生经历、社会背景密切相关,人性的弱点使他归于不幸。最后,社会的悲剧在《霸王别姬》中的体现则是军阀统治的混乱,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和共产党统治的无奈。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主人公的悲剧结局,不是由于个人过错,而是社会的摧残,人们在同情主人公的不幸遭遇之余,还由此会引发对造成这种不幸的罪恶和社会的痛恨。然而这三种形式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霸王别姬》的悲剧美集中反映在主人公程蝶衣身上,他的悲剧令人叹惋。

### 三、京剧名旦程蝶衣“从一而终”的悲剧角色分析

《霸王别姬》的悲剧体现,那就是个体的倾力外延同大的时代环境所表现出来停滞、沉闷、压抑的特征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剧烈冲突。这样的冲突使得悲剧主人公面临的选择非此即彼,充满着悲壮的嚎啕和淋漓的鲜血。同时也使得“英雄末路”的主题不仅具有强烈的人性内在张力,而且充满了富于时代特征的戏剧紧张感——更使得“英雄的故事”最终成为了一种历史和文化的诉说。其突出表现在主人公程蝶衣对所谓“从一而终”的人生至理的承诺与刻意实践方面,“从一而终”不仅可以被看作是他的性格方式,可以说是他生命的依托。“一切亲情的残忍、血拼的挣扎、超常的忍耐,乃至披肝沥胆、喋血跌荡,无一不是‘从一而终’的生命主题使然。”程蝶衣“从一而终”的人生目标就是“跟着师哥永远在一块儿长相厮守,秉承师傅生前留下的旨意,‘唱一辈子戏,少一天,少一分钟,少一秒都不行’!”这是一种超常的个人奋斗与情感力量的极端化行为,昭示着人性的倔强与不屈。“人生的苍凉,人性的多舛,人道的悲壮,人本的无奈,在经由任何一种讲述方式所呈现出来的英雄末路的故事里,均是殊途同归的。”程蝶衣苍凉的人生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从这三个阶段可以看出渗透于生命历程中的灿烂与辉煌是如何归于毁灭的。

#### (一) 学艺阶段

学艺阶段作者描绘的是小豆子和师兄小石头在学戏过程中结下的兄弟之情,其背后体现了小豆子的身份转换——“从低贱出身引发的叛逆性格到寻得精神理想的归宿”,这一精神认同的转换过程。从母亲砍下他多余的手指到按下手印,暗示着小豆子悲剧命运的开始,也是其由男化女的开始,这体现了“要想生存,要想唱戏,不但得泯灭个性,还必须泯灭自己的自然性征。”他毅然地烧掉了母亲的袍子,以示与母亲的诀别。小豆子在学戏阶段经历的无数苦难以及同行伙伴(小癞子)的自杀,使他明白,像他这样的人只有好好地学戏,要么不成活,要么一定要成角儿。《霸王别姬》的历史教诲,使他彻底明白、认同了“从一而终”的道理,他服从了、皈依了集体信仰,他一步步的悟戏过程以及此后的经历让他由雄化雌,潜意

识里已经认同了自己作为旦角的性别身份。

京戏本身具有“中国传统艺术乃是中国传统文化象征的意蕴”，传统京戏《霸王别姬》借爱情描写所歌颂的也正是忠军爱国、贞烈节义等延续了数千年的儒家传统价值观、伦理观，在影片里上升到了民族精神的层次。片中小豆子自然性征的泯灭、小癞子的死亡和同伴们所受的肉体之苦从另一个角度也揭露了此文化精神的残忍和虚伪，即离开体制、背叛体制的下场。

此阶段主要刻画的主人公的性别转换的过程正体现了历史、文化对命运的深刻烙印，这蕴藏着程蝶衣个人的悲剧。

## (二)唱戏阶段

这部分以程蝶衣、段小楼和菊仙三人之间的微妙关系的变化为主线，突出反映现实生活与艺术理想的巨大差距，是程蝶衣悲剧命运的深化，是其性格的进一步异化。在戏台上，他挥洒自如、淋漓尽致，达到了“人戏不分，雌雄同在”的境界；在台下，他也“不疯魔，不成活”，把师兄当成自己的霸王，想与师兄长厢厮守，唱一辈子戏。直到菊仙的出现，使他开始无法忍受，他恨菊仙，男尊女卑的封建女性思想已经深入他心。菊仙将段小楼拉离舞台后，程蝶衣绝望了，他无所顾及，不顾善恶、廉耻，他抽大烟，与袁世卿鬼混，给日本人唱堂会，过着萎靡、腐朽的生活，对段小楼的爱恨交织使他堕落，给人以“从一”不成，宁可沉沦乃至自毁的感觉。

从另一个角度讲，程蝶衣之所以无视民族尊严给日本军官唱堂会，可以理解为对师兄的关心（为了救他），同时也说明在他的意识里早已将京剧艺术理想化，上升到政治权力的范畴，只认“戏”，不认“国”。从这里可以看出，唱戏对程蝶衣的重要性，至于给谁唱，似乎不重要了。在法庭上他说：“要是青木还活着，京戏就传到日本去了”，这不得不引起人们深入的思考。

## (三)殉艺阶段

新社会到了，新的背叛也降临了，这是他悲剧的必然因素，悲剧也是他必然的结局。程蝶衣面对新社会、新思想、新事物也不为之所动，他的不知变通使得他被新的“虞姬”取代，而且这个新“虞姬”正是他亲手调教出来的徒弟小四，他迅速地接受了新思想，不再做旧社会的工具，然而却开始成为了新权力的工具，在盲目的追捧中丧失自我，不顾师徒之情。旧戏与现代戏的矛盾实质上是新旧意识形态斗争在艺术领域众多体现，程蝶衣始终坚信自己的艺术理想，自己的“从一”——“无声不歌，无动不舞”。在新旧文化的冲突之下，程蝶衣始终不明白是他所钟爱的京戏抛弃了他。

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悲苦时段后，他的心可以说已经麻木了，他为自己的京剧艺术惋惜，他不甘心自己的唯美理想从此一去不复返，他要“从一而终”，最终，在华美的戏服与美艳的浓妆中，他迎合了历史“霸王别姬”的一幕，倒在了自己“霸王”的脚下。

悲剧的美，在于他“自个儿成全了自个儿”。

## 四、对悲剧形象的其它思考

（上接第90页）业的基金会，对其资金的筹集、捐赠项目和资金的投向并未如实向社会公布。社会捐赠资金在管理、使用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资金的安全性还存在隐患。与此同时，个别企业借“慈善”之名，行“宣传”之实，出现事前承诺、事后赖账的捐赠，从而令慈善事业蒙尘。

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规范慈善公益组织实体内容的法规条款或行政文件，在慈善公益组织制度、财务制度、机构的活动领域以及经费来源、运行成本等方面都还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国家应尽快制定专门的法律来规范慈善组织的发展。<sup>②</sup>制定与慈善事业相关的法律，有助于发挥法律的指引功能，引导社会各界人士特别是富裕阶层

导演陈凯歌说：“程蝶衣，他是一个在现实生活中做梦的人，在他个人的世界里，理想与现实、舞台与人生、男与女、真与幻、生与死的界限，统统被融合了，以至当他最后拔剑自刎时，我们仍然觉得在看一出美丽的戏剧，这个人物形象告诉我们什么叫迷惑。”“他是真的那种可以称之为疯子的艺术家，像他这样的痴人，一旦走下舞台，走进现实的人群中，注定是孤独的，注定是寂寞的。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天真，他的诚实，甚至是他的偏执和嫉妒，都很美，都很真实。”

其实，将程蝶衣对戏剧艺术理想的热衷放到当代，这就是一种敬业、一种执著、一种精神、一种信仰。在信仰逐渐异化乃至普遍缺失的信息社会，可以说他这种信仰与精神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艺术是艺术家在泥泞思路上频频滑倒时跌出的灵感带血的伤痕和心灵振颤的歌吟，所以，执著的追求正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具有的美好精神。作为一个成功的悲剧形象，程蝶衣是传统文化精神的受害者，彻底地被该文化所“化”，以至于从各方面都无法面对文化衰落的现实。就像陈寅恪先生的评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度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程蝶衣的自尽，不是在现实中的自尽，他更多地是为心中的霸王献身，他活在自己信仰的精神文化里，为之生，为之亡，从一而终。

电影《霸王别姬》有了与历史、京戏里一致的结局，这种悲壮的美给人以深刻的心灵振颤。悲剧的审美效果就是促使人们惊叹，促使人们振奋，促使人们迸发出为真理勇敢献身的热忱，所以，悲剧，可以使人们变得高尚。

《霸王别姬》的美学分析，不仅仅存在于程蝶衣个人身上，选取这个特别而又明显的悲剧角色进行悲剧美的阐释既可以发现悲剧的美学特质，又可以对其人物及其走向悲苦结局的人生历程作深入了解，有利于人们对现实生活进行反思，居安思危，更好地体味和珍惜生活。其次，也可以引发人们对“从一而终”的另角度思考——灵活变通的“从一而终”，即从“一”到“终”，“初衷”和“最终”坚持不变，从“一”到“终”的过程和方式可以灵活处理，具体环境具体分析，随机应变但不违背起码的人格尊严，既然环境不能顺我意，那只能是改变和完善自己去适应环境，智者不是拼死去改变环境而是改变自己，从而在各种环境中更好地生活。

## 【参考文献】

[1]庄汉新. 美学纲要[M]. 学苑出版社, 2002.

【作者简介】洪建云(1986—)，男，浙江余姚人，中国矿业大学南湖校区机电学院机自专业学生；尹红(1986—)，女，四川绵阳人，中国矿业大学南湖校区文法学院行管专业学生。

的人士改变慈善观念，积极投身于慈善事业。比如通过建立健全有关的慈善事业的制度，使慈善机构运行更加规范，捐赠款物的流向更加透明，那么就可能增强人们对于慈善事业的信心和热情。

“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美国人卡耐基如是说。中国古语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这些都无非是在说明慈善事业是个人道德风尚留给子孙后代的巨大财富，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同样需要发展慈善事业。

【作者简介】倪昕(1975—)，女，辽宁阜新人，辽宁工程技术大学政法系讲师。